



刘秀娟

来自中国作家网 www.chinawriter.com.cn

拨亮大地上的灯盏

《大地上的灯盏——中国作家网精品文选·2018》序

编选这样一本作品集,对我们来说,有着特别的意义。因为是第一次,想说的话难免就多了一些。

2018年上半年,中国作家网进行了全新改版,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工作,就是对投稿系统进行升级改造。在此之前,我们经过了反复论证,焦点问题是如何实现新旧系统的无缝衔接,让已注册用户继续使用。但是征询多家技术公司之后,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:要实现我们改版的目标,要实现网站的长远发展,必须让投稿作者重新注册。我们有担心,也有愧疚。甚至,已经做好了用户大量流失的心理准备,起码短时间内是这样。没想到,新版投稿系统上线后,注册人数和稿量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,也因此更加确信,我们所做的,正是很多写作者所需要和期盼的。

投稿者的热情感染了我们。这是一份不能辜负、需要鼓励的赤诚的文学之心。网站投入了更多、更强的编辑力量到投稿平台,尽可能地淘选出优秀的文字、有潜力的新人。投稿量巨大,质量参差不齐,偶尔会让编辑感到沮丧和审美疲劳,但是,从陌生写作者身上辨识才华的惊喜更让人雀跃。每有好作品出现,编辑们首先感到欢欣和鼓舞,好像在冬天还未退尽的大地上拂开枯草发现春芽,让人有种隐隐的甜蜜——你看,它在。编辑和作者之间退回到一种特别简单而纯粹的关系。我们彼此陌生,却又心意相通。

我们的作者,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、各行各业、各个年龄段,他们对于写作朴素而赤诚的热爱,带给我们很多新的思考。我们感受到一种也许被忽视了文学现场,人数众多,充满活力。尽管这其中还难以产生令人瞩目的经典之作,但是它们的价值却不应该被忽略。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样貌的,从来也不只是卓越超拔但稀缺的经典之作,而应该是一种生态体系,有培育它的时代土壤,有承接它、传递它的众多写作者、阅读者,共同推动杰作的诞生。在大量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作品中,或许都隐隐闪烁着一点点经典的光亮。他们被照亮,同时也把自己生命经验和创作的热力,添加到世代相传的文学薪火中,哪怕仅仅成为保存文学火种的灰烬。这些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,或许永远都不能成为金字塔尖,但他们构成了坚实的塔基。很长时间以来,我们对文学、对写作者的评判和研究,多是在注视塔尖上才华灼灼的明珠,但“时代文学”并非仅仅是时代的经典文学,我更愿意将它视作结构复杂的文学生态和丰富多样的文学生活,每一个写作和阅读的人,都是其中微小、但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
甚至,我会想,假如放到更加宏阔、久远的历史中,每一个写作者,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学传人。我们庞大而深厚的文学传统,在浩瀚而绵延的写作中被理解、继承、传递,或许只是其中的星星点点,或许只是心向往之而并不能至,但是只要有人、有足够多的人,去亲近文字、坚持书写,我们民族强大的文学基因就不会断裂。能够抵抗时间的,也许从来不仅是质量,还有数量。很多文明形态、艺术形式、少数民族古老文学,之所以不能流传,自然有历史的规律,但是作品或者创作者数量的稀少恐怕也是原因之一。假如能够留下更多作品,哪怕并非一流的作品,对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和民族,也是弥足珍贵的。而今天,我们恰恰幸运地拥有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写作群体,当写作者们在反复练习、琢磨怎么用怎样谋篇的时候,正是我们的文学、我们的文字在时间之河中的静默流淌、汇集。

关注、鼓励普通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,是我们编选作品集的初衷所在。选集收录的作品,以散文和诗歌居多,且多是乡土题材,乡愁浓郁。也曾想过,这样一来,集子的题材和作品风格是否太过单一雷同?但最终,我们决定尊重这种文学事实。为什么如此多的人们、如此多的作品都在抒发同一个主题,都在表达同一种情感?难道仅仅是写作的惯性、惰性?难道仅仅是眼界不够开阔?是否也是转型中的社会必然?这些作者大多是业余从事写作,写作之于他们,是一种最自然的记录和抒情。如此大量、反复的“个人”书写,其实也构成了某一个角度的“时代”书写;恰恰是在这种自发的、普遍的写作中,我们才能认识和理解什么才是这个时代的重大命题,什么才是时代的普遍情绪,什么才是中国人的情感方式。在这些贴近大地的写作中,家什物件,吃喝用度,草木虫鱼,春播秋种,大地上那些平凡、质朴的事物得以精细记录,一个个普通人、普通家庭的生活被深情描绘。因为普通,所以普遍。从这些文字里,我们一下子就辨认出这是我们自己、我们的父辈、我们的民族所特有的表情。他们用文字记录大地上的一切,也用文字照亮大地上的一切。

蒸馒头、炸丸子,杀猪肉内写春联,磕头拜年送火神……虽然关于过年的书写已经浩如烟海,但“我是小民”的《年趣散记》里热气腾腾的生活,从不懈怠的生活热情,简白而灵动的文字,仍然能唤起我们心底柔软的温情。所以会有诗人写道,“我要重新返回。重新热爱旧的事物”(周志权《陇中物语》)。“我们在乡野跑来跑去,像黑色的火焰”(程志强《诗二首》),多么新鲜、富有冲击力的意象,这黑色的火焰不仅仅是少年外形的剪影,更带着少年特有的孤独、叛逆与压抑的热力。

虽然也是写山野民间,夏梓言的《在光阴的渡口看大野萧萧》却另有一番情味。“这么一说,我就极其渴望有一卷逃离纸,不书一字,只看着也欢喜啊。让花草的影子筛落在淡青的纸上,极淡的香味儿倏然飘忽而来。若是纸上落了一瓣花,那胭脂的颜色被衬得愈发清艳了,多么好,多么好。”明明写草药诸性,却又带着古典的精致与禅意,草木驿站,柔和明净。

墨未浓的《马语》是一种很新鲜的表达方式,虽然略显刻意,但它对语言与形式边界的探索值得鼓励。还有写小说的郝磊,并不为人所知,但是颇有水准。她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辨识度,我曾在多年前偶然读过一篇,至今不忘,几乎一下子就能确认这是同一个作者。她的作品细腻而凌厉,有着很强的感受力和表现力,叙述节制,在平静中隐含着爆发力。

当然,问题同样存在。比如,语言总体上拖沓,不够凝练、精准和新鲜;文章结构不结实,叙事缺乏节奏感;对人、对情感的内在挖掘不够,等等。而最遗憾的是大多数写作者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,以朴素的文字写出民间生活的丰沛以及大地深处的呼吸,也极少有作者做一些基本的民间文学的挖掘与整理,反而过度追求一种“文艺腔”,也就容易陷入陈词滥调的窠臼。我们特别期待,写作者能精雕细琢,不因是网络投稿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,不因网站的容量优势而失去对作品的淬炼。

编选这本文集也是对中国网络文学20周年的一份纪念。今天,“网络文学”所特指的,已经是网络小说,而网络小说所指的,几乎只是商业文学网站上如火如荼的类型小说。网络小说这20年来的成绩让人惊叹,但不可否认的是,最初的网络文学的形态也许更加驳杂、丰富,在芜杂中包含着旺盛的活力和多样的可能性。从论坛到博客,再到专业文学网站,到微信公众号,可以说,文学,以及普通而数量众多的写作者,深度参与甚至推动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,而不仅仅是像很多人以为的是被动的承受者。广大网民在互联网上不断开拓新的文学空间,催生新的文学形态。可惜的是,严肃文学的网络平台近年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拓展,甚至在萎缩,很多散文、诗歌、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者反倒不如早期活跃,也难以形成共同的文学场域。这也是中国作家网在历次改版中,无论如何都不曾舍弃原创投稿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团结和服务更多文学爱好者,营造一方纯粹的文学空间,发现、培育新生文学力量,是我们始终不变的追求。我们所做的,也许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努力,但我们始终坚信它的价值和前途所在。

因为时间和体量的限制,入选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写作者,难免有遗珠之憾,我们会在今后的选集中尽量去弥补。在此,也向中国作家网的所有作者道一声感谢,谢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,也期待大家能和我们一起努力,用真诚的态度、精进的艺术,共同营造好我们这方文学园地。

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.chinawriter.com.cn 原创投稿邮箱。



指尖
来自中国作家网 www.chinawriter.com.cn

另一种时间(节选)

我不断地去往他乡。去乡下,看老房子,跟村里人说话,用照相机记录那些熟悉而略带生疏的景物和工具,那一座座山,一条条河,一个个村落,村里那些穿着布衣吃烟的人们,像我已消失的村庄的镜子,每次行走在一个陌生的村庄里,总会引起我无限的感伤,一切都成为镜子里的物像,它们跟我再无瓜葛。而我在陌生的城市里,遇见了寒冷的冬天、苦难、贪婪、罪恶、仇恨,同时,当冬天即将过去,随着春天的到来,人类的一切优良品质,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在人间这面阔无边无际的镜子里,虔诚、知足、忍耐、感恩、宽容、知耻、慷慨、勇敢、庄重、行善、诚实和守信,种种。我不断地遇见镜子里

的人,又不断成为别人镜子里的人,我仿佛找寻到了我的影子,但似乎又不是,恍惚中,用爱去验证,又用恨去截止,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。

我开始健忘,变得越来越喜欢说话,有一天,我疲惫地打开房门,洗完手,抬头,看见镜子里出现一个陌生的女人,她的神情酷似我熟悉的某人或者某些人,甚至她因为颈椎僵硬的困顿,在抬头的时候不自觉地把头缩到胸前,我的手及时捂住了镜子里那个女人即将脱口喊出的那个称呼,惊诧的眼神像一道闪电,把我跟她紧紧地连在一起。我看见她的手背,灰蓝的经络鼓起,一些细碎的纹路使它不再光洁润滑,而透过手背,她的眼光里布



苏敏
来自中国作家网 www.chinawriter.com.cn

孤独书(节选)

流,这真是一个富有诗意的词啊。碧水东流至此回;登东皋以舒啸,临清流而赋诗。尘世间,还有哪个词语能这般潇洒自由呢?顺着一根根或粗或细的电缆,电流便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啊。你瞧它,去乡野村居,去深山庙宇,去胡同巷陌,去繁华街市。灯光或微弱,或明亮,或五彩斑斓,那是电流的一双双眼睛啊。

我却不能说走就走。我的眼睛也高度近视而不能看到更远方。这一天,我都待在由集装箱改装的宿舍里,从清晨,到午后,到黄昏。我住的地方到这个城市的市区,有一段长长的路,路上的渣土车如猛兽奔腾。没有车子,依靠一双腿,几乎很难走得出去,即使走得出去,也难以再步行回来。这些年,我这双腿也越来越书生



孙茂
来自中国作家网 www.chinawriter.com.cn

怒江行记(节选)

在怒江的15天天气阴沉,我们走访了几个村子,路都是土路,农户家正在建设平房,怒江人建房热闹,但凡沾亲带故的人都自愿来帮忙,个把月,房子就建好了。房屋一律用的是空心砖,依旧沿着山腰、山坡起房。途中我遇到一个割猪草的女人,竹篮不是用背来背,而是用脑门儿,我在想,她的脑门儿不疼吗?7月20日左右,走进福贡下面的另一个村子,鹿马登乡布拉底村。村子背靠群山,面临怒江。乘着面包车跨过怒江,一路蜿蜒,来到村委会时,见一群光脚嬉闹的孩子,清澈的眼神,红红的面颊。队员说,那叫高原红,像是刻在那里孩子身上的印记。村长给我们介绍着村子的发展历史和草果种植。我无心听,转头看这看那,再往

远处望去,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高耸巍峨,就像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傈僳族人民,骨子里透着倔强、朴实和坚韧。

农户自家种了很多芒果和黄瓜,黄瓜是用来招待客人的,我们去的时候,老乡热情地摘了家门前院坝里的黄瓜,那黄瓜不用削皮,很嫩很甜。一个老乡握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,但大多没听懂,只粗略听了这么几句。“如果娃娃想要读书,我们会一直供他上学。”这是家访时一个母亲说的话。

去鹿马登乡布拉底村时,村长告诉队员们。怒江有一个石头生成的月亮。我越听越对怒江充满好感。石头做的月亮会发光吗?在高黎贡山山岭中段3300米的峰巅,有一巨大的大理岩溶蚀而成的穿洞,洞深百米,洞宽约



曹茂荣
来自中国作家网 www.chinawriter.com.cn

远去的村庄(节选)

如果晚上有灯光,有嘈杂的人声,并且偶尔间杂鞭炮声,那我胆子就大了。可是这样的场面只有村子里唱戏时才有。一个堂前,有个石坎阶梯,下堂前比上堂前低了一丈,在下堂前唱戏,人在上堂前看,唱戏的人在幕后换衣服都能看见他们的脑袋。敲锣打鼓,胡琴唢呐,一开戏大人们都看得入神,不时议论谁谁唱得好、腰扭得好,唱戏的人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,大家都很熟络,或者是亲戚。奶奶一看戏就要掉眼泪,说嫌贫爱富是要不得的,因为戏文里唱的是某人穷时受亲戚欺负,后来儿子中了状元境况翻转了。这样的戏文成了山村代代相传的故事,包含的道理大家都理解并规范着大家的伦理关

系,几乎所有的人都能产生共鸣。如果儿子中状元就好了,这成了山里人世世代代无比美丽的梦境。

唱完戏要吃宵夜。几大桌,各家都自愿提供菜肴。妈妈自然是提供最贵重的菜肴腊猪肉,而且多是精肉,巴掌大一块,一瓷盆装着,很讲究。唱戏的都是农人樵夫,打火把走山路,聚到一起,天亮了还要干活,饭量很大。巴掌大的肉一人一块,咬得满嘴流油,再喝口米酒。米酒用大锅熬煮,加以白糖,倒入大木桶中,要喝的人从木桶里舀,没有人劝酒,要喝的只管放开肚皮喝,酒不醉人。酒足饭饱后,众人不断道谢,陆续散去。晚上山路凶险,大家互相叮嘱过细弄(小心点),然后壮着胆子盯着前方开路。



满哀伤,灰的、冷的、暗的哀伤,正缓慢地从眼眶里溢出来。我颓然坐下,镜子里,只剩下一面墙,布满花纹的墙砖,质朴的像一个关于过去的温暖寓言。我在镜子里看到的不是我,而是我的母亲,时间把她的神态、眼神、举止毫无保留地复制到我身上,我们成为彼此最真实的镜子,在对方身上,最直接地看到过去的和将来的自己,曾经走过的和即将到来的日子。

我又遇见了阿里萨,再次经历他纠缠、哀求的过程。历经一年多时间,他才将出自威尼斯工匠之手的精美雕花镜框(这对举世珍宝如今在世上只剩下一个)成功拥有的时候,他并不是因为那镜框的木雕细琢而加

倍珍爱,相反,他仅仅是因为镜子里的那片天地,他爱恋的达萨曾在那里占据了两个小时之久。那里面,那个女人举止自如,优雅地与众人交谈,笑声就像烟火一样。他坐在自己的孤独中,在另一种时间里,与她共度人生的片刻。他拥有的不只是一面空镜子,也是满满的一生一世。

某次,我不小心打碎祖母的那面镜子,布满霉点的镜片,落到灰渣地上,同许多暗物质合成了关于镜子给予我的最初记忆,像一场破碎的梦,它与光芒无关,与美丽无关,与身体和神态无关,也与毒药和恐惧无关,它缩拢在我越来越稀薄、苍老的记忆里,在时间中寡淡无趣,并最终将消磨殆尽。

气了,几乎失去了远途跋涉的功能与本领。

我在想,小时候,那些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山路,是我这双腿曾经跋涉丈量过的吗?两腿前后交替,双手自然摇摆,有时还得背着挑着点什么,那一条条山路,便在我的脚下退去,延伸,起伏,翻山越岭。那时的我,到底有着怎样的力量?我可从未害怕过这样的山路啊。山路,弯弯扭扭,曲曲折折,崎岖坎坷,它一次次将我带向远方啊。而现在,偶尔在晚饭后散个步,还得看心情,看天气,看这看那的。哎,腿啊,你何时变得如此慵懒和娇贵?不过,还有一个问题,假使有一天,这双腿勤快起来,我又该去哪里呢?想想,在这城市混迹数年,究竟还是四处陌生啊。

这样的山路啊。山路,弯弯扭扭,曲曲折折,崎岖坎坷,它一次次将我带向远方啊。而现在,偶尔在晚饭后散个步,还得看心情,看天气,看这看那的。哎,腿啊,你何时变得如此慵懒和娇贵?不过,还有一个问题,假使有一天,这双腿勤快起来,我又该到哪里呢?想想,在这城市混迹数年,究竟还是四处陌生啊。

然的太阳树,植根在怒江两岸青翠的山头。红红的脸膛,清澈的眼神,散发出明亮的生命气息。

青春时节,行路万里,在怒江,遇见巍峨的高山,遇见恬静的溪流,遇见一群美好的孩子。我想这所有的“遇见”都是青春岁月里的落子无悔。此行怒江,从一个外乡人的角度读写怒江,在纯美与善良之间见证怒江傈僳族人民的点滴生活,虽然山的那边还是山,但只要人的良善、纯美不变,在这青山秀水间,我相信,怒江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很多年后,再回忆起来,自是别有一番心境。至少那年夏天,我遥走在怒江高岗上,领略清澈的风、甘甜的水。

离开怒江,但自此,怒江就是我的了。

看完戏,我和奶奶又重回火炉边烤火。奶奶依旧沉浸在戏里,嘟哝着中了状元就好啊。妈妈嫌奶奶话多,一边用火钳挖出火种,一边说:那是戏里,你到哪里看见过状元?火种挖出后,热量顿时猛增,光线也亮堂很多,人脸上红扑扑的,热得似有针刺。奶奶沉默,过一会又说:阿六不是中状元了吗?阿六是我表兄。我那时并不知道六表兄的故事,只是听说在大城市里做了官,方圆几十里为之轰动,若干年后,故乡还在流传他的名字。妈妈许久不说话,过后嘟哝:这还不是我积的德,我做事多讲良心。

住了半个月,奶奶每天晚上都会念叨明天回去了。可是第二天,经不住姑妈一劝,又留下,说那明天走。如此反

复,一住就是近一个月的时间。终于要走了。吃过早饭,打点好行囊,我牵着奶奶的手出发。临出门又是一串鞭炮。惊得门口大树上的鸟雀飞起,一只松鼠上下乱蹿。三牛堰人知道老阿婆要回去了,都出来相送,说阿婆明年还来啊。奶奶说:明年不知道在不在了呢。说得很多女人掉眼泪。姑妈就嗔怪奶奶:别说不吉利的话。姑妈跟着奶奶,一路相送。过田埂过水沟过山坳。奶奶要姑妈回去,姑妈不愿。路上他们说的最多的似乎是各自儿媳的事情,然后又互相劝慰要体谅对方。我回头看看,三牛堰已经隐入一个山坳后面了,云雾又在山上的林木中流淌,村子里的各种声音听不到了,各种景色也看不见了。